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十二回 伊欽差私訪獨角龍 王玄真路遇山東馬

《西江月》：酒以合歡成禮，貪杯必定多傷。東歪西倒特荒唐，依醉出言無狀。小則威儀失節，大則行止非常。殺人放火一時強，難免身家坑喪。

馬成龍要回公館，背後一掄刀，就照著成龍脖子上就是一刀。成龍由東往西走，日影兒一照，見一人拿刀要殺他，一翻身，一低頭，刀就落空了，照著賊人一腳。那邊好些定興縣的公差一瞧，齊聲說：「拿賊！那賊人並不答言，往西跑了。」

成龍至公館門首，見馬夢太在那裡站著，說：「大哥，你回來了嗎，手內拿著什麼？」成龍說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。」夢太不信，一定要瞧。山東馬將實話一說，遂將銀子拿在自己房內擱下，至上房，見欽差大人，說：「成龍給大人請安。適才問我瞧了驗屍的了，莫若咱們起程走吧！」大人說：「這殺人的兇手可曾拿住了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未曾拿住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說了實話就是了，何必朦朧大人。」成龍一聽，色顏更變，慌忙跪下，說：「你老人家不必生氣，我說實話。定興縣知縣給了我二百兩銀子，他還說叫我在大人台前求大人起身，他慢慢辦理就是了。」欽差一聽，大怒說：「初次跟我當差就貪贓受賄，要不參辦你，你也是不怕！我有道理，下去吧！」成龍連連叩頭，說：「我再也不敢了！我再也不敢了！」大人怒猶未息，說：「起來！」大人一想：「我何妨在這裡今天出去訪訪，此處知縣要是清官便罷，要是貪官，我就寫信一封，叫直隸總督參他就是了。」想罷，換便衣，叫二馬更衣。馬夢太穿青洋縐大褂，青緞子三鑲抓地虎靴子，暗帶短把刀、避血柄；成龍是藍布大褂，高腰襪子，山東皂靴，暗帶九斤十二兩大瓦刀一把，手拿桑皮紙扇子；大人穿貴州大衫，漂白襪子，齊頭緞鞋，手拿長桿煙袋，遂出離了公館，溜溜達達，一直出離南門，望前行走。

少時，出離關廂，望西南一看，青山綠水，遍地禾稼，林中鳥鳴聲喧，河內魚兒正躍；牧童放牛於山坡，漁翁垂釣於河岸；農夫口唱野歌，綠樹陰濃，彷彿人在畫圖之中；正信步遊行。遠望有一座茶酒樓，大人帶二馬望前行走，來至酒樓門首，見是坐西朝東的門面，外面搭著天棚，掛著酒幌兒、茶牌子，上書對聯：名馳冀北三千里，味壓江南第一家見四面俱是小溪，河裡面栽種荷花，紅日碧波。有一小橋兒，東西走人，欄桿是紅的。

欽差大人帶二馬來至門首，往裡就走，見天棚底下坐著好多吃茶之人，都是二十多歲，赤著背，盤著辮子，腳踏著板凳，在那裡說話，大嚷大叫。有二百多人說話：「合字弔瓢兒，招路兒把哈，海會裡，赤字月丁馬風字萬，人牙林窯兒，■鬧兒塞占青字，摘赤字瓢兒，急浮流兒撒活。」到位，這是什麼話，這是江湖豪傑，綠林英雄的黑話。「合字兒」，是自己；「並肩子」，是兄弟；「弔瓢兒」，是回頭；「招路把哈」，是用眼瞧瞧；「海會裡」，是京城裡；「赤字」，是大人；「月丁馬風字萬」，是兩個人姓馬的。「■鬧兒塞占青字」，是告訴他們那個頭兒，拿刀來殺大人。欽差也不懂的，山東馬也不懂的；惟有馬夢太精明諳練，跟他們師傅老山海學過，一聽此言，就知是賊人，說：「大人哪，不可進去，咱們走吧！」大人一則是渴，二則瞧見這個野景兒甚是有趣兒，也不聽夢太之言，望裡就走，進去上樓落座。見跑堂的有二十多歲，身穿藍布褂，青布雙臉鞋，見大人等上樓來，也不言語，在那裡坐著，說：「三位不必在此喝茶，我們今天不賣座，有人定下，樓上請客哪。」馬夢太說：「我們是外方過路之人，走的甚渴，等著人家定座之人來了，那時我三個就走。」跑堂的見三個人說話通情理，也就拿過茶壺來給他們開茶一壺。馬成龍說：「伙計，我與你說一句話就是了。」來到北邊跑堂的跟前，說：「給我拿一個大酒瓶子，盛三斤酒才好哪。我們那二位要問你，就說二兩酒，我的酒量大，他們不叫我喝。」跑堂說：「好。既然如此，我給你拿去。」少時將酒取來，交與成龍。成龍坐在那邊說：「大人，我直噁心反胃，要喝酒壓壓就好了。」夢太說：「你那多少酒？使這麼大一個酒瓶兒盛著？」山東馬說：「那是二兩整。」夢太問：「跑堂的，多少價錢一兩？」過賣說：「六文錢一兩。」馬夢太說：「照這個樣，與我打二千斤就是了。」山東馬說：「裝什麼餉進子，你走開吧！」

夢太過去吃茶，成龍遂就喝酒，問堂信說：「今天這個在樓上請客的是誰呀？姓什麼？叫什麼呢？」跑堂的說：「我姓金，排行在六，人皆叫我金六，我是這鋪內徒弟。我們老掌櫃在的時候，這鋪內甚是豐餘，及至我們少掌櫃的自己管理，就不似先行了。觀如今，我們定興縣裡來了一個人，此人別號人稱獨角龍，姓馬，名凱，乃是一位會總，常常到我們這裡來喝茶、吃飯的。今日是獨角龍在我們這裡請客吃飯，故此不敢讓你三位在此。他們乃是天地會八卦教之人，甚不說理。」成龍聽見「獨角龍」三個字，心中早知是公館之中扔人頭的那個，故又問道：「此人在哪裡住？」堂信說：「此人住在城西一里之遙，在三清觀廟主野驢子王玄真那裡住。」正說之間，成龍喝完了，趴在桌上睡著了。

夢太與大人聽的樓梯聲響，上來了一人：身高七尺，黑面圓睛，長眉毛，頭上有一個疙瘩；身穿青洋縐褲褂，薄底窄腰快靴；手執鋼刀，寬有二寸，長有三尺二寸。來在大人跟前，見夢太說：「賊官！你這個狗男女，今天敢無禮！」拉出刀來，照著頭上就是一刀。此人乃獨角龍馬凱是也。馬夢太一見賊人拿手中之刀刺來，還手相迎。此時動手之際，成龍在那裡睡著不知，正睡熟之際，聽得一片聲喧。此時夢太不行，被賊人一腳，把夢太踩在桌兒底下。成龍手執瓦刀，大嚷一聲，只聽得聲音洪亮，連馬凱都嚇了一跳。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山東人在那裡，把眼一瞪，瞧著獨角龍。馬凱說：「你是誰？姓什麼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我乃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氏，姓馬，名成龍。你這個東西，叫什麼？」馬凱自通名姓。成龍說：「你這個賊人，就是獨角龍馬凱？來！你拿刀照著我腦袋來，我要一躲，便不是朋友了。」夢太站在一旁瞧著，見馬凱掄刀照著馬成龍就是一刀，此時成龍閃開。夢太一見，無可如何，保著大人先回公館去了，不管二人動手勝負怎樣。大概沒有半個時辰，山東馬瓦刀翻飛，馬凱不是對手，跳下樓去就跑，馬成龍就下樓追。正追之際，只見前面有道小兒阻住去路，由北望南追，至河邊並未追上，馬凱跳河浮水，望那邊逃了。

在北岸站著一個人，那人身材矮小，穿貴州縐道袍，高腰襪子，青緞子雲履鞋，面向南站著。成龍一見，認是拜兄顧煥章，說：「大哥，你老人家往哪裡去？」只見顧爺並不答言。成龍又言說：「你不必裝不認的我，我說馬凱上哪裡去了？」見那位英雄回頭就走，也不言語。成龍扭身就追，如何追的上他？

成龍無奈要回去，正走之際，見從北邊銅鑼開道，一片聲喧。頭前四桿飛虎旗、四對金鎖提爐，四人抬青轎子，裡面坐著一個老道：頭戴青緞道冠，藍緞道袍，甚是整齊；背插寶劍，紫面長髯，甚是威風。又見兩旁瞧熱鬧之人甚多。成龍當道而立，見一千人等說：「你閃開，我們祖師爺來了，若不閃開，將你送縣治罪！」山東馬說：「我來問問仙長，我們來找野驢子王玄真來了。」老道一聽，甚是有氣，說：「我真人在此多年，並無人在這裡叫我的名字。」吩咐住轎。轎子落平，老道下轎出來，口中大罵成龍，掄劍照成龍就是一劍。山東馬舉瓦刀相迎，只聽「咣當」的一聲，劍也飛了，成龍一腳將王玄真踢倒，用腳蹬著罵道，說：「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！」掄瓦刀照著賊人就刺，「吧吧」一連幾下，將賊人打的直嚷，口內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妖精！出家人今天未帶來法寶，我要有法寶，我必要將你拿住。好個膽大的妖邪！」山東馬說：「我是個妖精？你別裝著玩了。」老道猛一反身，站起來就跑，成龍就追。直見妖人撲奔魏家茶樓，在頭前嚷「無量佛」，馬成龍也嚷說「好傢伙」。王玄真方一進茶樓門首，見有一道人翻身踢倒賊人在地，捆上了。山東馬瞧著，心中甚喜悅，趕緊跑至近前，見是顧大哥，說：「多虧了大哥。來吧，跟我去奔大人公館，欽差大人必奏明天子，大概必要封官了。連皇上都時常問你，因為你在五虎莊救駕之事。」

顧煥章本是暗中大人，在路上跟隨，今日還未到了出世的日子呢，扭頭就走，也不回言，成龍也不敢追。此時無奈，叫茶樓鋪內之人給僱四個人，抬著賊人上公館，去見欽差。少時，僱來四個人至此，拿槓子抬起來，成龍在後面跟隨，手拿瓦刀，告訴茶樓之人：「回頭叫他們給你來送茶錢就是了。」說罷，隨跟就走在四個人背後，一直往定興縣南門而來。

正走之際，只見馬夢太帶四個人來在面前，說：「大哥，你來了麼？」

成龍說：「來了。我拿住這個賊，名王玄真。帶至公館一問，便知是獨角龍的餘黨。」說著，進了南門，至公館門首。見好些人兒在那裡說閒話，見二馬帶人拿賊人到了。夢太進裡給人家拿出錢，給送人的拿了去。他與成龍將差事交與下面當差之人，二人進了公館，至上房，見大人坐在那裡喝茶，就將拿賊之事細說一遍。大人甚喜，吩咐：「叫縣三班傳伺候審問王玄真。」正說著，又吩咐：「叫眾人帶差事。」

少時，將王玄真帶到。欽差問：「你是哪裡的人？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王玄真說：「我姓王，名玄真，在這城西三清觀住。我乃自幼出家，人皆知我會看病，故此遠近都常請我看病。我也不知為什麼，被大人將我拿來，所因何故？此話是實，求大人恩典就是了。」欽差說：「人都知你是天地會八卦教，你不實招不成。左右，動刑！再問口供，說明實供招出，饒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想活是比登天費事！」王玄真並不答言，夾棍套在腿上，只聽的「呵吱吱」一片聲響，見賊人睡著並不言語。五刑俱用了，賊人還是沒有口供。欽差見天色已晚，叫左右將賊人帶下去，暫歇歇，少時再問。聽差之人答言帶下去。此時欽差用完飯，叫山東馬成龍，細問拿賊的情節。馬成龍又回說了一遍。大人說：「功過相敵。你不可貪功，誣良為盜，賴人圖自己的功；誣人為賊，罪加一等。此話是實，並無一句虛言。」山東馬說：「大人分心細問，大概他決不是好人。」